



大师工作室请到高校 名师工作室搬进企业

(上接第1版)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师工作室被市政府设进了高职院校,让文照辉心中更有使命感,“以前应邀去学校讲课,更像是演讲,我讲得很激动,但学生们听不进去。”

工作室挂牌后进行的两周实操培训,当工人的价值感也在年轻人心头油然而生——文照辉看到,很多学生将练习件擦得干干净净,还特意用纸包起来,就像他曾经收藏自己加工的“杰作”一样。

培训结束后,他跟学生互加了微信,还一起吃了饭。“上一道菜,就给我夹一筷子菜,有不少学生还咨询我怎么靠技能成才。”文照辉脸上挂满笑容,他已经开始设计下个学期的实操课程。

职教城的不少教师都说,“大师工作室”让教学创新有了方向感。

北京汽车株洲分公司维修工、高级技师吴端华的大师工作室,设在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里,随着与老师交流增多,他的理论水平提高了,老师动手拆卸机器的次数多了,手上的机油味变得越来越重。

“书本与实践在工作室里‘碰头’,一批特色课程也诞生了。”吴端华的工作室成为学校课程改革基地,他与职校老师共同编写的21本特色教材,一大半已经走上了课堂。

就像重新上了一次大学

课余时间,段树华最惦记的就是赶去位于株洲轨道交通产业园的“段树华名师工作室”。

“以前学院求着企业把老师和学生送过去实习,但企业不重视,学生也不努力,实习期没摸过产品,光扫地、擦桌子了。”段树华追踪过的实习效果,令他十分失望。

他估算了一下,去年11月工作室驻园以来,他所在的铁道职院前后有7名专业老师、800多名学生参与到工作室与各类企业的联合研发攻关,“及时跟踪产业和行业的前沿,全程参与到新技术的研发过程”。

“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段树华接受采访时,正在与企业科研人员讨论新开发的除冰机的技术细节。“我们研发的这款产品有望在国内填补相关的技术空白。”

他介绍,除冰机是为株洲市沃尔新材料公司开发的,公司提供了充足的研发经费。

“名师工作室”坐镇,也使总经理汤保国开发创新的底气更足,“研发能力欠缺一直制约企业发展。”他更高兴的是,名师工作室让企业员工有了新的成长,苏昌平就是其中之一。

“与段树华团队一起工作,就像重新上了一次大学。”苏昌平说,“现在既懂操作又知原理,生产出了问题也能分析出原因、对症下药”。

走出校门,融入一线,名师的作用和影响力通过工作室不断放大和释放。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李永红的名师工作室开在了株洲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里,“以前学院找企业合作是讲人情,靠关系,现在通过协会的力量,校企合作可以轻易辐射到140多家企业”。

专业影响力不断扩大,已有多家企业找上门预订学生。为此李永红特意开发了“企业领培”课程,选定8家企业认领培养100多名学生。

“大一去企业了解实际业务流程,大二到企业跟岗实习,大三顶岗实习……职业教育的每个阶段都实现产教融合。”李永红说,“未来,室内设计专业会实现‘职校生走进校门即就业’的梦想”。

该市职业教育协会透露,株洲职教城7所高职和3所中职在校8万多名学生,目前都实现了毕业生被“预订一空”,不少专业如高铁、地铁司乘的学生,都是一进校门就被“抢购”。

产教融合,首先要整合政府资源

7月4日,涵盖百余个专业工种、汇集了各专业领域教授的“株洲市职业教育讲师团”成立,400多名高职教师将走出校门,为全市企业职工、退伍军人、残疾人、转岗职工“送培训上门”。

这也是全国首个职业教育讲师团,是包括8个政府部门在内的株洲市产教融合联盟又一次联合行动。

“职业教育一定要走资源共享、产教融合之路,囿于门户之见办职业教育,关起门来办职业教育,都只会使职业教育越办越死。”市委书记毛腾飞去年教师节在职业教育座谈会上说。

在调研了全市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现状之后,副市长杨胜跃意识到:要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实现产教融合,首先要整合政府资源。为此,市委市政府推动组建成立的市职业教育协会(产教融合联盟)成为职业教育校、企、政交流合作的平台。

首批由联盟授牌的21个双师工作室,成为会长杨宋虎眼中撬动和整合政府的“支点”。他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工作室授牌的红头文件,“8个政府相关单位和部门的大红公章,一天就盖完了。”

向职业院校和企业“交叉互派”大师和名师,是杨宋虎与株洲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谭鑫华一拍即合的想法并得到市委市政府支持。

市教育局、人社局、财政局、总工会等8个部门很快组成了“双师工作室”的联合评授机构,一系列关于工作室的规范被制定出来,工作室年度工作经费也纳入了市财政预算……杨宋虎说,政府授牌的工作室是向技能大师和教学名师“授予了责任、使命”,职业院校和各类企业都找到了产教融合的方向感和落脚点。

吴端华对此感受尤其深切。

2014年他就应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邀请,在校内开设了汽车设备装配调试工作室,但工作室常常大门紧闭,他一个月来都去了一趟。

“吴端华大师工作室”授牌后,公司高度重视,派了3名技能大师随他一起走进了学校,每周工作室都有值班班……

昆明市主城区分布着300多个城中村和老旧小区

“微改造”让老旧小区获新生

本报记者 黄榆

掏出身份证一刷,门禁系统自动拍照,确认是“对”的那个人后,门随即“啪”地开了。这不是电影里高端住宅区的镜头,却是日前出现在昆明市盘龙区王旗营小区的真实一幕。“智慧盘龙”的便捷已深入老旧小区、背街小巷,文明无处不在。

清晨,温暖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王旗营小区刚粉刷过的墙壁上;新铺设的柏油路面和新划线的停车位,为消防安全通道让出了位置;花坛内,新栽下的黄冠菊也悄悄开放;无论大街还是小巷都变得整洁干净。不仅如此,每栋单元门前,新安装的人脸识别系统,让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大幅提升。

已经在这居住了近20年的杨绍权老人,发出了由衷的感叹:“生活在这里真的很幸福。”这仅仅是盘龙区推进城市更新“微改造”的一个缩影。

告别“脏乱差”

在昆明主城区分布着300多个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春城被戏称“村城”。城中村和老旧小区内,“开墙打洞”“住改商”等情况破坏了建筑物结构,影响承重和抗震,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除此之外,交通拥堵、消防通道、堵塞、挤占楼前绿地等问题突出,对市政市容、城市绿化、居民生活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

从2008年起,昆明启动了大规模城中村改造,但随着治理的深入,“大拆大建”的方法不行了,对城中村和老旧小区综合治理的“微改造”被提上日程。

何谓“微改造”?是指在维持现存建设格局的前提下,通过建筑局部拆建、建筑物功能置换、保留修缮,以及整治改善、保护、完善基础设施等办法,对建筑面貌和功能进行更新的方式。

建于1992年的联盟街道办事处王旗营小区是一个半开放式的老旧小区。多年来,由于小区建设年代久远且外来租户多,加之物业管理不到位,小区内“开墙打洞”“脏乱差”等现象日渐突出。

2018年1月10日,王旗营小区“微改造”工作正式启动。面对这个建于上世纪90年代、居住人口达到3000多户的老旧小区,“微改造”的工程面积庞大,而且“脏乱差”问题突出。

65岁的杨绍权老人回忆,4个月前,这里还是这样一番模样:小区内电力线、电话线、有线电视线等“三线”如蜘蛛网般纵横交错,破损不堪的水泥路被乱停乱放的车辆压得凹凸不平,一楼住改商现象严重,小区高层住户的房屋质量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每当谈起小区环境,居民们总有数不完的“缺点”。

为提升小区居民幸福感,2018年1月,盘龙区共投资900余万元,启动了王旗营小区“微改造”工作。主要对小区道路、垃圾回收、电动车停放、景观节点、排水管网及“三线”规范等方面进行改造。

花小钱,办大事

“虽然改造很小,却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区内路平了、灯亮了,环境变美了,邻居之间也更和谐了。”在昆明市西山区永昌街道永兴路社区住了近30年的闵湘蓉提起“微改造”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脸上不意洋溢幸福的笑容。

闵湘蓉提到的“微改造”是昆明市直击老旧小区配套设施不完善、安全隐患突出、绿化美化不足等痛点,坚持“小投入、大成效”“少工程、多整治”工作思路,开展以整治“脏、乱、差”为重点,全面改善小区环境,提升老旧小区品质的一项惠民工程。

“微改造以后,咱们院的房子空了马上有人租”,见到记者,永兴社区81岁的李光珍大妈忍不住夸赞。

《工人日报》记者走进西山区永昌街道永兴社区16号院,绿植葱茏花木扶疏,空中没有老小区常见的电线“蜘蛛网”,地面干净整洁,老年人在凉亭下下棋。

永昌街道办主任李建表示,该街道“一半是新的,一半是旧的”。因为商业区改造,永昌社区八九年前拆除了一半。“搞拆迁时,和社区群众的关

系不好处。”李建感慨,“如今搞微改造,群众的抵触情绪不见了。”

2016年,昆明市西山区在每个街道办选择一个试点,实施了9个旧住宅区(城中村)微改造,总计投入财政资金3200多万元。永兴社区16号院的微改造,才花了200多万元,却惠及600多户1600余人。

小积分、大作用

“我已经积了40多分,但还不准备兑换,我希望能和家人换取一次洗牙的机会。”6月25日,昆明五华区龙翔街道办西站社区志愿者冯国舒表示,像他这样的志愿者有30多位,从2018年5月份开始,每个周五他们都到西站社区的老旧小区参与广场保洁、楼道卫生、帮助老人等工作。

该街道办辖区有非常老的小区,甚至有建成将近50年的老小区,即200余家住户的45号院,老人约占一半,一部分老人会捡拾废旧物品,摆放在屋檐和防盗笼下方、楼道边角、花坛边缘等地,使整个小区显得杂乱无章。同时,由于小区内停车不收费,在附近找不到车位的市民都会开进来停放,塞得小区连电动车都通行困难。

街道办了为加强对老旧小区治理,使用积分制方式唤起居民的自治意识,社区结合自身特点,制定了相应的细则。

“志愿者从事8个方面的公益活动都可获得积分。比如美化家园一项,只要从事清理保洁、楼道洗澡、宣传环保、爱心护绿1小时,都可获得1个积分;在和谐邻里一项,帮助居民解决突发困难、化解邻里矛盾、解决噪声问题等,都可获得1~5个积分;在助老帮幼一项,陪护老人、帮老人打扫卫生、辅导小孩学习1小时都可积2分。积分在5到20分之间,可兑换洗衣粉、毛巾、洗衣液、卫生纸等日常用品;我们还联系了党建联盟成员单位,积分在30分以上,还可兑换健身课、电影票、翠湖划船、洗牙等服务。”龙翔街道西站社区主任白丽霞说。

龙翔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严俊告诉记者,他们正在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着力破



影像讲述 长城故事

8月8日下午,北京八达岭长城景区门口,环卫工将景区垃圾人工背下山时,经过一张拍摄于1984年工人背砖修长城的照片。当日,为期一个月的2019中国长城国际摄影周在八达岭长城开幕,共展出国内外300余位不同时期限影家的超过1500张大张照片。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从1958年到2019年,这趟时速不足45公里的列车依然人气不减

太行山老区“小慢车”体验记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张强 任良

在高速铁路迅速发展的今天,“慢火车”似乎早已被时代甩开,但在河南省新乡市至山西省长治市间的太行山腹地,至今运行着一列鲜为人知的“慢火车”——6905/6906次旅客列车。

从1958年到2019年,60年来,这列时速不足45公里的“慢火车”带着特殊的使命,一跑就是半个多世纪,成为偏远山区沿线群众交通出行不可或缺“铁公交”,如今还有一群人,大老远赶来坐着它怀旧。

平均每10公里停一次

作为目前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最后一列跨省慢车,6905/6906次旅客列车也是一趟往返于太行山腹地的普通旅客列车,停靠22个车站,沿途站点都是革命老区,如著名的上党战役等就发生在沿途站点。

7月22日,《工人日报》记者登乘6905次列车,从始发站新乡站出发,随着不停上坡、下坡、钻隧道、过桥梁,列车要根据不同的道路状况调整速度一路向西,开赴山西长治。

而在232公里的行程中,这列车要停靠22个站点,全程运行5小时41分。也就是说,平均每10公里大约10分钟就要停靠一次,乘客可以先上车、后补票,补票不收手续费。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太行山区沿途山高路险、交通不便的山区居民出

行。

由于运行时间长、停靠车站多,这趟车被旅客们称为“小票车”,也叫“慢火车”。

列车穿梭于太行山腹地,钻隧道、过桥梁,车上手机信号不好,所以旅客们大都放下手机,或欣赏着窗外风景,或闭目小憩,或相识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扯扯家常。刚刚被雨水洗涤后的太行山腹地较之喧闹的城市显得格外清幽秀丽,山雨顺着山涧蜿蜒而下,清风袭过,好似大自然的脉搏在动。

“哐当、哐当,呜……”12点52分,列车准点停靠在太行山脉腹地的后寨小站,往日寂静的山村随之热闹起来,熙熙攘攘的赶车人群中,一位老大爷在列车员的搀扶下,气喘吁吁地提着编织袋登上列车。

“这趟车我都坐了20多年了,是很多人走亲戚、赶集、外出办事的首选。”大爷告诉记者,自己带了点农产品,要从后寨坐车到山西晋城看望在城里安家的大女儿,从后寨到山西晋城总共4站,票价5元。

山区里的致富车

因为沿途都是村庄小站,记者看到,村民坐车都是先上车再买票,不收手续费,像在城里乘坐公交车一样,非常便捷。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这趟列车的最低价格是2角钱,后来涨到1元钱,2007由绿皮车换成了空调车,才涨到了3元钱。”郑州客运段北京三队党总支书记张燕介绍说,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运输效能,现在的6905/6906次旅客列车属于

行。

“套跑车”,发车间隙完成这趟短途后,还要进京跑长途。

在高铁“霸屏”时代,这种时速不足45公里、平均每10公里大约10分钟就要停靠一次的“慢火车”,貌似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但在山高路险、交通不便的偏远太行山区,它却是当地不可或缺的交通线,甚至是沿途村民出行的唯一交通工具,承载着他们走出大山、走出偏僻山村连接都市的梦想。

慢下来的火车,给了沿途站点村里人驻足等候、互叙乡情的时间,也给了城市人回归自然、释放压力的空间。而票价最低3元,这对于喜欢四处采风的“驴友”们来说,是便宜得不能再便宜了。

“慢火车”上,来自郑州的小李带着女友用手机不停地记录着沿途的风景。他说,自己专程买票体验一下这趟穿梭在太行山之间的“慢火车”,都市生活节奏太快了,希望能感受下慢生活。“这个季节,太行山的风景美得简直像一幅画。”

绵延在山西和河南之间的太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山多地少,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群众较多。但因铁路沿线自然资源丰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有野生动物出没,还有红色遗迹,所以吸引了众多怀旧的火车观光客。

列车员介绍说,一列看似被时代甩下的“慢火车”,却能帮助一部分人留住了一种恬淡的生活方式。现如今,每逢节假日,除了往返探亲人群的增加,专门乘坐这趟慢车前来太行山沿线景区度假的游客也络绎不绝。

解当前物业管理中存在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管、自治失效、群众失望”等痛点、难点问题。2018年4月,凤翥上居小区4栋2单元居民楼加装的电梯正式移交投入使用,这也是昆明老旧小区加装的首部电梯。

他告诉记者,在老旧小区龙翔街道按照“先输血再造血”的模式,在无人管理小区中引入“准物管”。同时,推出“积分兑换服务资源”机制,凭借积分兑换党建联盟成员单位提供的物品或者服务,参与活动的居民从最初的20人增加到现在的300余人。

三分建七分管

对微改造,李建最担心的是一阵风——“新鲜一阵子,过一两年又成了老样子。”基层治理三分建七分管,“微改造”除了“物理变化”,管理上的“化学变化”也考验城市治理。

以联盟街道为例,街道着眼于解决流动人口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以服务为基础,以引导合理有序流动、维护社会稳定为主线,不断强化街道、社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联盟街道制定了以“街道领导、综治牵头、公安为主、各方参与、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把其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度,坚持热情服务与依法管理相结合,善待弱势群体与保护公众合法权益相结合,使街道的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法治化、社会化、规范化。

昆明市城市更新改造工作办公室主任李彤认为,昆明的城中村改造有三大转变:从过去的“大拆大建”到“渐进式微更新改造”,从“单纯的物理改造”到“强调城市建设中的有机更新、保护和传承”,从“强调经济效益”到“注重社会综合效益和长远利益的实现”。

随着“微改造”工作稳步推进,昆明的人居环境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居民的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新闻广角

(上接第1版)

在崎岖的山路上,全是泥巴和杂草,时不时出现被折断的树枝,让行走变得十分困难。“我们只能或推、或拉,憋足劲推着50多公斤的照明工具,扛着抢修设备徒步赶往现场。希望村民们能早一点用上电。”东极供电电站站长蒋海云说。

“陆主任,今天晚上社区需要我们来区域巡查吗?”“台风天,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忙吗?”受“利奇马”台风影响,宁波迎来强降雨。北仑“漾·公益”义工联合会的职工义工们心系防台防汛工作。9日下午5时许,35名职工义工集聚社区,组成防台防汛巡查志愿队。在详细的部署会议后,义工们分为6组,穿上雨衣、带上装备,赴辖区龙潭山路等6个易积水路段进行全段排查。下水口被杂物堵塞,就用手拨开;路段积水,就亲测水位做好记录;看到企业值班人员,提醒他们紧闭门窗注意安全;看到路上杂物,就及时清理;发现各类隐患,拍照上报防台防汛工作群……

台风登录后,以每小时18公里左右的速度,纵跨台州、金华中部、绍兴、杭州东部一路北上。在杭州,职工文化中心成了“避风港”,安置了6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这次台风很强,防台风应急响应处于一级状态。我们在巡查时发现区域内有一些陈旧工棚。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建议工友们临时转到安全的地方过夜。”杭州火车东站枢纽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在杭州市总工会的帮助下,外来务工人员都能够安全过夜。

杭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越剑表示,“火车东站枢纽管委会与我们联系后,我们马上进行了布置安排,市职工文化中心条件好、空间大、很安全,非常欢迎工友们到中心避台风”。

记者从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时,“利奇马”已致浙江402.4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86.7万人。

(本报杭州8月10日电)

不通公交车的站点

在22个站点中,孔庄站是最特殊的一个站,它位于河南和山西的交界,是该车进入山西的第一站,也是郑州铁路局管辖内唯一不通公路的站点。

而这个站点所在的孔庄,本是河南和山西交界处的一座不起眼的小村庄,周围下辖13个自然村。虽然不通公路,孔庄风景秀丽,有山有水,离著名的青天河景区也不太远。这些年来孔庄的游客越来越多,且都是慕名乘“慢火车”而来,往日寂静的山村变得热闹起来。

而愈发高涨的旅游热也吸引着孔庄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回巢”。游客多了,闲置的房子改造成了农家乐,提供餐饮和住宿服务,一年就能有几万元的收入。而孔庄村通过推广农家乐,多余的蔬菜、家禽、土特产在自家门口也有了销路,逐渐实现了增收脱贫,致富的路子也就越来越宽了。

孔庄的村支书孔新军对“慢火车”情有独钟:“由从事较低附加值的农牧业转变为中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往日破败的山村正转变为美丽乡村,贫困地区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铁路功不可没。”如今,随着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深入推进,列车沿线上党、后寨、东坡等乡村站点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早记忆中烟尘弥漫的运煤通道已然变成了现在鸟语花香的出行憩站,也给了城市人回归自然、释放压力的空间。

“随着高铁的发展,6905/6906次列车还能走多久?”面对这一问题,张燕说,它會一直走下去,它的存在为周边老乡提供便利。沿线山区人民只要有需要,这趟列车就会一直开行下去。



更多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